



# 阳关湿地的交响

□ 麻守仕

阳关湿地地处库姆塔格沙漠东沿,与阳关烽燧南北相望。

雨水时节过后,湿地湖泊仍是冰天雪地,但泉眼群附近流水汩汩,在晨曦的金色光芒之下,水雾缭绕,如烟如雾,如丝如缕,宛若仙境,与湿地越冬的豆雁、大天鹅、绿头鸭、赤麻鸭等游禽,勾勒出湿地最美的倩影。经过一个冬季的休养生息,大天鹅家族已然蓄势待发,尽管亚成体的羽色还没有完全变得雪白,但这丝毫未能阻止它们北迁的脚步。在它们认为时机成熟的一天,领头的天鹅率先点头示意,群鹅随即心领神会,依次点头回应,达成共识后,领头天鹅率先踏水助跑,群鹅紧随其后。经过十余步的加速,它们

略显丰盈的身躯逐渐脱离水面,随着翅膀有节奏地扇动,优雅地翱翔天际。大天鹅的迁徙拉开了阳关湿地候鸟迁徙的序幕。

惊蛰过后,阳关湿地依旧天寒地冻,枯木萧瑟,连生命力强大的冰草也看不到复苏的迹象,温暖的春天似乎还遥遥无期。“吹面不寒杨柳风”是人们满怀期待的向往。

此刻,绿头鸭与豆雁似乎尚未萌生迁徙的念头,而那三只令人敬畏的白尾海雕依旧在湿地徘徊。尽管仅有寥寥三只,却足以令湿地中越冬的数千只鸟儿整个季节都战战兢兢。十余日后,绿头鸭的身影渐渐稀疏,随后豆雁也启程飞向繁殖之地。紧接着,白尾海雕在高空盘旋

数圈后,悄然离去。那些仍留在湿地的鸟儿们,终于可以昂首挺胸,放声高歌了。

春分时节,候鸟们要离开的陆续离开,新来的陆续到来。最先到来的是灰雁家族,它们那粗大的嗓门很容易辨别,在湿地中格外引人注目;紧随其后的是披着金黄色外衣的赤麻鸭家族和拥有艳丽头羽的赤嘴潜鸭家族;再后来,到来的是黑头白鼻梁的骨顶鸡家族。毫无疑问,阳关湿地即将迎来又一个生机勃勃、热闹非凡的季节。

清明节过后,湿地湖泊水域的冰冻全部解封,气温少了些许寒意,湖面上升,湖面扩大,芦苇虽未抽芽,但金黄色的干芦苇和碧绿的湖水相

映成趣,勾勒出阳关湿地特有的景致。抵达的候鸟们,或引吭高歌,释放求偶信号,或追逐嬉戏,展开一场场求偶拉锯战与爱情保卫战。待到谷雨过后,湿地中不论是新筑的爱巢,还是维修一新的旧巢,都已盛满了新产的鸟蛋。此时此刻,每个鸟巢都如同一片沃土,孕育着自然生命的奇迹。

等到四月的尾声,湿地的气温会骤然上升。柳枝吐绿,芦芽探头,水草变色,湿地的春天终于真正来了!此刻,优雅迷人的“大长腿”——黑翅长脚鹬家族也赶回了湿地,与此同时,湿地也传来了最令人振奋的消息:雁夫妇率先领着雁宝宝出窝啦!每对雁夫妇都领着五

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可不要小看了这些“小毛球”,它们的水性可是杠杠的!在水里游玩时间长了,雁夫妇会把它们带到岸上的草丛里休息,于是惹得守候多时的摄影爱好者们纷纷举起“长枪短炮”,记录下这温馨动人的瞬间。

阳关湿地的春天看似寂寥,却是孕育生命的重要时节。很多候鸟都选择在这里繁衍后代。同时,这里还是灰鹤、蓑羽鹤、鸿雁、白额雁、斑头雁、大白鹭、普通鸬鹚等数千只迁徙鸟类的短暂栖息地。阳关湿地既是新生命的摇篮,也是迁徙过境鸟类的休息驿站。为此,我要把这首新春的赞歌,献给这片默默守护生命的阳关湿地,献给它的春天。

## 戈壁深处矿区行

□ 朱新节

秋末冬初之际,我和几位同事一路西行,直奔千里之外的酒泉。

黄昏时分,我们乘坐的车辆驶进通向矿区的公路。此时,一轮圆日带着即将归巢的惬意,轻轻划过碧空如洗的天际,如磨盘大小,通体透红,向我们展示着最美的风姿。遥望一轮圆日缓缓落下,车内的位同事不自禁地低吟起王维的《使至塞上》中的那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朝阳之下的矿区,仿佛披上了金黄色的外衣,明灿灿的光影中迎来了建设者们的身影,运送煤炭的车辆正穿梭于各个火电厂之间,煤炭在锅炉中熊熊燃烧……

在远离家乡的茫茫戈壁滩上,矿区的建设者们心怀梦想,高昂热情,奋勇拼搏。太阳的升落、星星的行走、时光的长短,亲人的牵挂、梦想的放飞、岁月的流淌,都深深刻记在这片广袤的戈壁上。

秋天的戈壁滩,深秋清晨的凉意扑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在弥漫着乳白色雾霭的远方,先是一道金黄色的丝线横在了天际线上,随着越来越多金丝线的聚拢,一轮旭日从地平线上半遮着脸,在万道金光的托举下缓缓升起,如同一幅巨画天然落成,整个大地瞬间欢腾起来,目之所及无不光芒四射,照暖了守候日出的我们。

朝阳之下的矿区,仿佛披上了金黄色的外衣,明灿灿的光影中迎来了建设者们的身影,运送煤炭的车辆正穿梭于各个火电厂之间,煤炭在锅炉中熊熊燃烧……

在远离家乡的茫茫戈壁滩上,矿区的建设者们心怀梦想,高昂热情,奋勇拼搏。太阳的升落、星星的行走、时光的长短,亲人的牵挂、梦想的放飞、岁月的流淌,都深深刻记在这片广袤的戈壁上。

秋天的戈壁滩,深秋清晨的凉意扑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在弥漫着乳白色雾霭的远方,先是一道金黄色的丝线横在了天际线上,随着越来越多金丝线的聚拢,一轮旭日从地平线上半遮着脸,在万道金光的托举下缓缓升起,如同一幅巨画天然落成,整个大地瞬间欢腾起来,目之所及无不光芒四射,照暖了守候日出的我们。

朝阳之下的矿区,仿佛披上了金黄色的外衣,明灿灿的光影中迎来了建设者们的身影,运送煤炭的车辆正穿梭于各个火电厂之间,煤炭在锅炉中熊熊燃烧……

在远离家乡的茫茫戈壁滩上,矿区的建设者们心怀梦想,高昂热情,奋勇拼搏。太阳的升落、星星的行走、时光的长短,亲人的牵挂、梦想的放飞、岁月的流淌,都深深刻记在这片广袤的戈壁上。

秋天的戈壁滩,深秋清晨的凉意扑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在弥漫着乳白色雾霭的远方,先是一道金黄色的丝线横在了天际线上,随着越来越多金丝线的聚拢,一轮旭日从地平线上半遮着脸,在万道金光的托举下缓缓升起,如同一幅巨画天然落成,整个大地瞬间欢腾起来,目之所及无不光芒四射,照暖了守候日出的我们。

朝阳之下的矿区,仿佛披上了金黄色的外衣,明灿灿的光影中迎来了建设者们的身影,运送煤炭的车辆正穿梭于各个火电厂之间,煤炭在锅炉中熊熊燃烧……

秋天的戈壁滩,深秋清晨的凉意扑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在弥漫着乳白色雾霭的远方,先是一道金黄色的丝线横在了天际线上,随着越来越多金丝线的聚拢,一轮旭日从地平线上半遮着脸,在万道金光的托举下缓缓升起,如同一幅巨画天然落成,整个大地瞬间欢腾起来,目之所及无不光芒四射,照暖了守候日出的我们。

## 窗花斑斓

□ 王震

在安定区博物馆,我被窗花深深吸引,它们不仅仅是窗上的装饰品,更是一种文化传承的载体。

在质朴的方格子木窗上,那一幅幅窗花生动地诉说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期盼。窗花的内容多以生肖动物、祥瑞花卉及民俗故事为主,其中牛、马、龙、鸡等形象尤为常见。瞧,一只用红纸剪就的小老鼠捧着“福”字,欢欣雀跃于窗棂之上;在另一扇窗格里,彩纸剪出的“吉庆有余”字样的四角,四只蓝色的蝴蝶正翩翩起舞。更有几何图案组成的花卉、枝头欢鸣的喜鹊、硕果累累的葡萄、傲雪的红梅、清雅的睡莲、富丽的牡丹、吉祥的葫芦等图案,无不传递着祥和喜庆的气息,令人倍感温馨与满足。

令人惊叹的是,这里的窗花,有的竟运用了多层次堆叠的剪纸技艺,使画面呈现出更为独特的立体质感和丰富感:一从翠竹旁,身着短褂的孩童正吹奏短笛,引来燕子翩翩环绕,流连不去。另一幅作品中,桃红、杏粉、藕白和斑紫的牡丹竞相绽放,一人弹奏琴弦间,引得蝶舞蜂飞,仿佛花香扑鼻,振翅之声可闻。相邻的窗纸,五彩蜡纸剪裁的菊花,丝丝缕缕

在剪纸艺人的巧手之下,那些跃然窗上的剪纸作品早已超越了简单的纸片剪裁,成为充满了生命力的艺术存在。它们不再只是静止的图案,而是化作流动的诗篇、跳跃的音符,成为冬日里动人的风景。



# 百花

第3303期

春暖花开

[油画]

王汉一 作

## 村庄与泥土

□ 张丽娜

村庄的每一天从泥土开始苏醒。迷路的星子挂在灰黑的苍穹,月亮还不愿退下。黎明的曙光逐渐洒开在四野,泥土睁开惺忪的睡眼。鸡鸣狗吠声由稀疏的一两声渐次浓密,形成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声势。麻雀成群猛向一个院子和另一个院子。吱呀,一扇门开了。吱呀,另一扇门开了。村庄开始了新的一天。

炊烟从屋顶生出。炊烟是村庄的睫毛,在晨光中轻轻颤动。木门轴转动的吱呀声里飘出腌菜坛子的沉香。土墙缝中探出几茎嫩绿的狗尾草芽。院墙是用黄泥夯实的,掺杂着麦秸和草木灰。

当第一缕白雾从青瓦楞间升起时,老井沿零星的青苔正在吮吸点滴露水。那些被无数手掌磨出凹痕的青石井栏,像一串凝固的年轮,数着几代人的倒影,载着远去的岁月印记。矗立在井边的木辘轳,站成落寞的姿态。井盖的木桩上盘亘着被岁月蚕食掉筋骨的井绳。吉井边的土墙在春雨里酥软了、滋润了,墙缝中冒出的几茎野菊正向阳而生。

春分时,西厢房的墙根生出细密的青苔。父亲又忙着砌灶台和灶塘,黄土和了麦秸和河道胶泥土,才经得住年岁的磨砺。母亲围着黄土筑成

的灶台,从春天到冬天,从青丝至白发,黄土的灶台供养着一家人的三餐四季。日头跌落西山,檐角挂上弯月,火苗在灶塘跳舞,火苗是黑夜的流萤。

村庄人喜欢土炕,冬暖夏凉的土炕是他们一生的陪伴。生在黄土上,长在黄土里。我常常躺在土炕上看天看地。头顶是落了陈年旧土的洋槐椽和檩,码得整齐的椽和檩挡住了落在一个人一生的风霜雨雪。泥地上褐色的八仙桌上摆放着几只粗瓷碗,碗里盛满越过天窗的晨曦,碗底沉淀着夜里未开化的月光。

春风吹,一树桃花为春天写情书。西仓房的农具早已按捺不住。角落里的犁铧,铁锈与泥土结成褐色的痂。种子入土前要祭犁,选上好的土地,慎重地把风调雨顺的祷词嵌入犁铧剖开的沃土。春耕时田垄上总蒸腾着白雾,农人把犁铧深深扎进黄土,翻起沉睡的土浪。燕子掠过新翻的田垄,湿润的土块在犁铧下裂开。老牛踩着去年禾茬的余温,把蹄印种进解冻的泥土。父亲的犁铧切开黄土时,我总是蹲在田埂上翻滚的泥浪,指甲缝里嵌着湿润的泥土,指节处泛起土腥。我反复数着那数也数不清的泥浪,

泥浪翻滚,湿润的土腥气裹着草根的陈酸气,混进蒙蒙春雾里,把泥土的村庄腌渍成褐色的油光的水瓮。父亲弯腰掬起一把黄土攥在手心,碎土簌簌而下,指缝间洇出褐色的纹路,像大地裂开的掌纹。

雨落下来,土腥味愈发浓烈。父亲说,那是土地在发芽。

打麦场总在盛夏里酝酿。骄阳似火,麦子铺成金色的海洋,麦子是农人为村庄写下的注脚。嚼一嘴青黄的麦粒,麦香在此去经年的梦里延续。暮色四合,麦秆秆生成炊烟从灰瓦间袅袅升起,与山岚缠绕成解不开的结。月亮爬上屋脊时,整个村庄便沉入黄土的深沉中。夏夜里蛐蛐叫得最欢时,泥土成了摇篮。麦场残留的麦粒在月光下发胀,生出乳白的菌丝。守夜人提着手电筒,光晕扫过,惊起几点流萤。白日里晒得发烫的土场渐渐凉下来,裹着露水沉入酣眠,鼾声是此起彼伏的虫鸣。

村子中央的空心老柳树把根须扎进时光。青苔爬上树根,在泥土里织着暗绿的经纬,那些年轮里藏着无数个黄昏。

村庄人的一生和泥土息息相关。我掬一杯黄土祈愿,只愿泥土的村庄生生不息。



□ 赵兴高

草尖上的露珠  
春天额头的汗滴

为了抵达,春天  
走了很长的路吗

风的手啊,轻些,再轻些  
别擦疼了枝头的花  
擦疼了春天的脸颊

这个早上,我看见春天  
侧身,从树枝里走出来

朝雾追着  
她的脚步

湖水中荡漾着红日  
悸动的心跳

我还看见,春天走过的田埂  
麦苗儿更绿,豆蔻儿更香

只是,带剑的蜜蜂  
为什么冲我而来

我手上的花蝴蝶  
只是一只风筝呀

一群白鸽  
飞向蓝天

白鸽的飞翔  
让我看到了  
春天的翅膀

## 天水郡的花开了(外一首)

□ 肖进雄

在天水郡,所有的人驻足  
在欣赏春天做梦的  
呓语,和花朵进腊一样  
颜色的含金量  
郁金香亲自去游说  
石头缝里的  
草色

把雨落在最想哭的时候  
天水的气候热,提前把妆容  
从额头滑落  
一滴一个玛瑙  
酱紫色的  
浇灌了一大片的杨树林  
有喜鹊衔枝搭窝

樱桃绽放光芒的那个夜晚  
几个人在天水郡的路上徘徊  
忽略了月亮和花朵的  
窃窃私语  
挥手间,月光下的变奏曲  
梨花果花还有连翘  
把夜色装扮得  
和犁耙划过地的节奏一样

在马家窑的邂逅

排钟依次敲响的刹那  
在一处市井里  
几个人偶遇  
瓦罐中的柴火燃烧了多年  
就在马家窑的身旁  
把手指扣得紧紧的  
无数火把熠熠发光

那时候,正值太阳当班  
红泥土转成的器皿  
捧一汪泉水,有冰晶的  
注入腊月的时候  
我们齐声诵读铭文  
火苗眨着眼睛  
把年成用大篆和小楷  
写成上阙下阙

在洮洮翻滚的河边  
用力摩擦老祖先的手  
马家窑的瓦罐上  
一沓沓手印重叠

迎风而列的彩旗下  
陶罐堆砌的集市  
彻夜无眠